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淺草文庫

程傳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語類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于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于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歐陽氏或問火愈上則光之照耀者愈遠此大有之極也然能履信思順而尚賢德足以享天心而天祐之故許之以吉又申之以无不利也人之所祐猶或有利有不利自天祐之

大有

大有

則人所祐者皆天所祐。何不利之有。愚按上既无位。而又云下從六五者。如堯舜既老。而使舜禹攝位之時。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傳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于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艮下坤上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自終也。外書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語類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陳水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无以保其終也。馮氏椅曰。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眾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土而退處于下者為謙。自下而

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愚按有終本義以效言。故曰先屈後伸。程傳以功言。故曰終身不易。以彖傳觀之。當從本義。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言謙之必亨。

程傳：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項氏安世曰：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濟而光明也。坤地道處勢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濟與卑釋謙字。光明上行釋亨字。邱氏富國曰：凡卦以一陽為主者。彖傳皆以剛言。復曰剛反。豫曰剛應。師比曰剛中。剝曰變剛。謙主九三。而彖不言剛者。謙无用于剛也。用剛則不能謙矣。三有剛而不用。此其所以為謙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程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于盈滿。而好與于謙異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為卑異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于謙。恆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遺書：虧盈益謙。此通上下言。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語類：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問鬼神是造化之迹。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

好尚之。蓋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于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節齋蔡氏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白雲郭氏曰。四者非有心于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

程傳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于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

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于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遺書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語類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問裒多益寡。看來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愚按馮氏云裒益稱平。乃治一世使謙之象。其說反似支離。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程傳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眾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于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

其失也。胡氏炳文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為君子之終也。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黃。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謙德充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語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

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于邪佞。歐陽氏或問：王莽亦幾于鳴謙矣，然其心邪而不正，但以謙之貌作偽于外耳。故唯貞乃吉。愚按：程傳云：見于聲音，是己之謙發于外，本義云：以謙有聞，是人因其謙而共稱之，兩說不同，宜從本義。本義即人道好謙之意。程傳以貞為六二所自有，是從象上看出，與象傳合。語類謂：所以戒他要貞，是為占者言之，又推出一意，兩說雖異，而不相妨。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于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自得也。非勉為之也。胡氏瑗曰：此謙皆由中心得之，以至聲聞流傳于人，而獲至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

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眾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有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胡氏炳文曰。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于下。所謂勞而能謙者也。王氏宗傳曰。謙之成卦。在此一爻。故卦之象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歐陽氏或問以一陽居下卦之上。剛健而能有為。其功勞及于萬民矣。乃有而不居。亦艮止之象也。其言君子有終。吉何也。書云。有其功。喪厥功。有而不居。天下莫與爭功矣。故曰。有終。人道惡盈而好謙。其勞既為萬民所感。其謙又為萬民所好。猶大學之以得民為發身也。故曰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于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臨川吳氏曰。萬民以卦之五陰言。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眾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愚按程傳。无不利。連撝謙為句。不如本義曲折。得丁寧反復之意。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言不為過

程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于施謙。如是然後中于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語類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

者眾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程傳富者眾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眾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于過。故發此意。楊氏萬里曰。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厚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焉。往不利哉。胡氏炳文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眾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又言謙非特利于侵伐。而他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傳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誠齋楊氏曰。征不服

者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
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
己之邑國而已。

程傳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
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于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于
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
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
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語類問
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自初
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
故利用侵伐也。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
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
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問謙上六何取象于行師。

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
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于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
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何氏楷曰。所征止于邑國。毋敢侵伐。亦
謙之象。雙湖胡氏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上三爻皆利。易中罕
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
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
私邑而已。

程傳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雖不當
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語
類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
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季氏卓吾曰。上六處順之極。居謙之終。
鳴謙甚矣。然當時邑國。豈无傲然。以我為謙。而不之校。敢于不順。
而使吾志未得者乎。志果未得。則雖用師以征之。亦不害其為謙。

矣。愚按語類并李氏之說與本義異然儘有理考之大雅皇矣篇益信

坤下
震上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不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于地上陽始潛閉于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

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程傳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和悅則順從而

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歐陽氏或問下卦為坤。坤為地。地者侯所居也。故利建侯。坤又為眾。眾者師之數也。故利行師。上卦為震。震為長子。主器者也。侯之象。故屯卦亦取之。震又為雷。雷主動。動眾亦行師之象。必得侯之歡心而後可建。必得師之歡心而後可行。此豫之所以利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程傳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愚按自古未有獨樂而眾心不樂。猶能行其志者。剛之動處。即其志也。而上下五陰莫不應之。眾心樂矣。故其志得行。坤順震動。為順以動。程傳以為順理而動。此本義所未及。雷蟄于冬。而動于春。動唯其時。順理之象也。人有剛德。動必順理。則眾无弗順。其理而應之。豈非豫乎。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以卦德釋卦辭。

程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吳氏曰。慎曰。順以動。謂行其所無事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豫利建侯。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故豫利行師。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眾。非順理而動。使人心和樂而從。不可也。歐陽氏或問。事有自然之理。順其理之自然。而不參以己之私意。則動罔不臧。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天地亦且順之。而弗違也。建侯行師。又其小焉者矣。何不利乎。愚按語類云。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蓋以建侯行師與天地較。則天地大。以他事與建侯行師較。則建侯行師為大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程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語類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吳氏澄曰。專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歐陽氏或問。順者天地之德。大德敦化。順之統體。小德川流。順之散殊。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何過何忒。聖人效天法地。亦順以動而已矣。凡天下之民。又何待刑罰而後服乎。信乎豫之時義。莫之與京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語類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謂象其聲者為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于薦上帝。配祖考也。瓜山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眾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胡氏炳文曰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進齋徐氏曰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法其靜也。及出地奮而成聲。則以之作樂崇德。薦上帝而配祖考。法其動也。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程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至于凶也。鳴。發于聲也。語類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于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

程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于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雲峯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才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愚按程傳補驕肆二字極精驕肆者放蕩于禮法之外無論他人即九四素為所援終必惡之而不相容矣。豈不致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程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

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于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諂。下交不至。于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于過而不及。交于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于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于幾微。故不至。于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于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眾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遺書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邱氏富國曰豫以无所係應為吉。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于眾陰之中。

而无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愚按中正之人其理素定于胃中。故臨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遺書說介字有來歷。所謂理素定者。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一定之理也。中正則理具于胃中久矣。去之不速則失其理。何謂介如石乎。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程傳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語類問六三云。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愚按盱。豫悔。以象言。遲有悔。以占言。本義分明。遲則悔者。終于有悔。教占者以速悔而不溺于豫也。語類言觀著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一連說不分象與占。則混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王氏申子曰。此爻與六二相反。盱則不能介于石。遲則不能不終日。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程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眾陰悅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于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語類由豫。猶言由頤。耿氏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眾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眾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眾斯

睽矣。未聞疑事而有功者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程傳由己而致天下于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說齋楊氏曰禹急治水。尹任伐桀。公決東山。皆大有得之事。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眾。非耽惑柔弱之君所

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于人。宜也。耽豫而失之于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于四也。王氏宗傳曰。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于人也。六五是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楊氏時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于豫者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救正之。故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則不死於

安樂矣故常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雲峯胡氏曰。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勉之以无咎。恕于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昏冥于豫。至于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震下兌上

程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于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于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一體言之。為此動而

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程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語類伊川說說而動不是。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卻是若說說而動。卻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

此之謂隨。孔氏穎達曰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程傳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于陰柔。是以上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孔氏穎達曰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遺書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臨川吳氏曰。凡人之隨。宜若小然。于斯時也。而思義之大。則不以隨為小事而輕且苟矣。歐陽氏或問本義從王肅本。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時字輕。義字重。義即貞也。是以貞為主。與彖辭相合。程傳及遺書。又似與本義不同。蓋隨時者。時中之道。正而不中。其隨尚未盡善。故又于彖辭之外。推出一意。天下之所以隨時者。必我先自隨時。故隨之貞。以時而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程傳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語類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云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卻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翟子立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歐陽氏或問。彖傳言動而說。象傳言嚮晦入宴息。各有取義。皆在隨時。雷當春夏出地奮震。時當動而動也。至于秋冬。藏伏大澤。時當靜而靜也。君子則之。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時當動而動也。日入而息。泊然無爲。時當靜而靜也。要之。雷不藏則氣不翁。無以爲振奮之原。君子不息。則神不凝。無以爲勤修之本。造化與人事。俱有動靜循環之理。其可拂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唯得其正則吉。

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程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語類問官是主字之義。初九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歐陽氏或問。官主也。陽爲主。而陰隨之。常也。當隨之時。不自主。而以陽隨陰。則變其常矣。變而不正。何吉之有。故貴乎貞也。但門內之人。每以恩勝。易牽于私。一牽于私。將有非所隨而隨之。反自謂得其正者。唯出門以交。挾其至公之心。擇其可隨之實。則信乎貞。而吉矣。故曰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于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一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語類。小子丈夫。程說是。歐陽氏或問。陰之從陽。當審其正不正。初非二之正應。其為正應者五耳。可以拘于遠近之勢。係此而失彼乎。如項王暴戾。非天命所歸。小子之象也。高帝寬仁。其所居望之有天子氣。丈夫之象也。范增依楚。雖知漢之將興。不能去楚歸漢。又不能引身伏處。以俟高帝之勅求。非近係小子而遠失丈夫乎。愚按。當隨之時。所尚者剛。若柔則易苟且。以隨人也。初九爻位皆剛。故曰出門交有功。六三爻柔位剛。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九四位柔爻剛。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爻位皆剛。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故曰。孚于嘉吉。上六不論爻位。而以隨之極言。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唯六二一爻。雖中正而實陰柔。不宜于隨。故曰。係小子。失丈夫。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一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止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于所近者。上係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

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于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程傳既隨于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于隨爲善矣。黃氏淳耀曰在二則因係以明其弗兼在三則因舍以堅其所係。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唯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

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爲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郭氏雍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袁氏樞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處得其道如下所

易見
卷二
一云則无
答矣。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程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王氏應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剥。有厲。愚按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若非嘉矣。然爻各為一義。以其中正。故亦不害其為嘉也。且二雖係初而失五。五能下應中正。則孚信足以相感。亦自舍初而就五。五以隨致隨。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故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程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

心所說隨則
不知其過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

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

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于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于他則過矣。語類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于鬼神乎之意。呂氏祖謙曰。如有客詩。言授之

繫以繫其馬。白駒詩。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
歐陽氏或問語類神亦隨之。又于本義外推出一層意。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

程傳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雲峯胡氏曰窮之義一耳。豫初而曰滿極。惡其人欲沈溺而不能脫也。隨終而曰窮極。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巽下
艮上

程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之有蠱。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

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程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語類。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弊極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先甲三日。乃辛也。是時前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拄。則箇雖終歸于弊。且得枝梧幾時。問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先甲辛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臨川吳氏曰。蠱之時。不可靜候。當往濟險難。故利涉。

大川也。歐陽氏或問先甲後甲。或云人事之循環。猶天時之循環也。天時十干既終。復自甲始。言甲以喻舍舊圖新之始也。先甲三日。明先乎此者。衰亂已非一日之事也。後甲三日。明後乎此者。反治亦非一日之事也。此說亦通。與彖傳終則有始。正相合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程傳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于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于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于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語類巽而止蠱。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倒塌了。這便是蠱的道理。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沓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卻不甚理會。如巽而

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卻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為。如何治蠱？俞氏琰曰：巽則无奮迅之志，止則无健行之才。于是事事因循，苟且積弊而至于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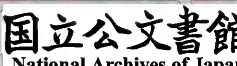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釋卦辭。治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程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于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夫有始則必有

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語類：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于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楊氏萬里曰：蠱壞矣，而曰元亨，而天下治，何也？蓋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濟大難，往有事也。俞氏琰曰：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可處之于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蠱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時，止而不動，則天下之事終于蠱而已矣。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翼氏煥曰：事壞而至蠱，則當復始。甲者事之始，故蠱彖傳以先甲後甲為終，則有始。事久而有弊，不可以不更。庚者事之變，故巽爻辭以先庚後庚為无初有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程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語類問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陸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即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

程氏敬承曰。大抵世道之壞。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己德壞也。故振民育德。治蠱一也。

愚按當蠱之時。民之觀聽亂矣。振起其觀聽。使曉然于是非之介。乃治蠱之事也。時以治蠱為急。故先言振民。然所以至于蠱者。非民之咎。乃由上之不德耳。非自育其德。難以振民。故又從振民推本于育德。有此二者。乃可以治蠱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

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程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異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語類問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若如此說。唯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曰。是如此。

胡氏炳文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為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

蘇氏軾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蠱。蠱

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于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于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于父事。吉之道也。歐陽氏或問前人之緒已壞。若更欲承之。不愈壞乎。蓋在卦之初。其壞未甚。即其已壞而幹之。而其緒復歸于整飭。是以不承承之也。傳云意承考。意者子之意也。楊氏謂承考之意未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程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

近。一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日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于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于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語類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蘇氏軾曰。陰之為性。安无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恩。不正則傷義。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楊氏時曰。或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吳氏曰慎曰爻曰不可貞所以戒占者傳曰得中道則是本爻象言其能不至于貞者也貞則非中道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

程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異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胡氏炳文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五柔而居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為六四之過于柔而吝不若九三之過于剛而悔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蔡氏清曰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程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語類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卻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閒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卻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卻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劉氏彌邵曰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

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蠱益深矣。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邪。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趙氏汝楫曰謂重柔之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為幹蠱者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歐陽氏或問程傳引太甲成王為証。不若以宣王証之。太甲成王其父

非有蠱者也。厲王貪暴其蠱甚矣。宣王信任召公申伯仲山甫之徒。卒以中興。詩人美之。所謂用譽者也。愚按幹父之蠱用譽謂用幹蠱以致聞譽。譽即六五之譽也。熊氏云立身揚名使國人稱曰有子則似以譽歸諸其父矣。未清。惟其幹蠱則用以致譽。非用譽以幹之也。鄭氏錯看用字。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愚按朱義程傳皆以德字屬九二。鄭氏則以德字屬父。此曲說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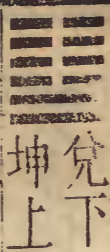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

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于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語類問本義云。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問程傳云。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張氏振淵曰。陽剛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語類當此

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陸氏銓曰。士何事。尚志。志可則也。正是高尚其事。張氏曰。蠱之時。不患无事功之人。第患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王侯。欲以此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愚按六爻皆治蠱。上九養其身以有待。如伊尹太公之始。非蔣詡嚴光之流。我何以湯之聘幣為。不事王侯也。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高尚其事也。尚事即尚志。故云志可則。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爲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程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遺書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張子曰。臨言有凶者。易之于爻。變陽至

二。便爲之戒。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過中之戒也。語類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爲臨也。雲峯胡氏曰。復者。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臨者。二陽皆來而迫于陰也。故復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无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歐陽氏或問。語類謂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然武王有天下。方改正朔。文王時豈有建子之事。此亦語類之誤也。問文王宜用商正。何以用夏正。曰。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也。問八月何以有凶。曰。八月爲觀。臨之二陽在內者轉而在外。四陰在外者轉而在內。陰盛陽衰。甚于否。近于剝矣。故曰有凶。愚按。上臨下。下臨上。皆臨逼之意。程傳上臨下。取象傳之義也。本義下臨上。取彖傳之義也。臨之時尚未凶。而曰至于八月有凶。非決言後日必凶。蓋欲其思患而豫防之。故曰易爲君子謀也。八月有兩說。本義既以臨爲十二月之卦。則從夏正可見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

以卦體釋卦名

王氏應麟曰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

說而順剛中而應

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程傳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共彖云決而和語類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程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進齋徐氏曰陰陽消長若循環然豈易聖人深言消長之機其來甚速吉凶靡定禍福无常思患豫防君子所當戒懼也中溪張氏曰自臨至遯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于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矣愚按自臨至遯固不久自臨至觀亦豈久乎四陰二陽較遯二陰四陽尤甚恐有欲遯而不能者矣聖人于觀不言四陰之盛而于臨言八月有凶同一扶陽抑陰之意也陸氏云日

陽象月陰象七少陽之數八少陰之數須知文王卦中宜以卦氣為主不必說河圖四象揲著參兩之數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程傳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節齋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雲峯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蔡氏清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可見君子教思之无窮。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无告者也。必使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程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陰。四應于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語類問二爻皆云咸臨。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建安邱氏曰。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于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吳氏曰。慎曰。有守正。有行正。臨初正與屯同。建安邱氏

曰當臨之始。初能固守其止。則陽剛浸長。羣陰退聽。而得吉也。以其未當臨陰之任。故曰志行正而已。

九。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于所施為无所不利也。雲峯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蔡氏清曰。初以剛正而吉。二以剛中而吉。剛中則貞无待于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進齋徐氏曰。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故在初唯當固守其志。得貞而吉也。二得中而勢上進。已當臨陰之任矣。是以吉而无不利也。貞吉者。戒初之辭。吉无不利者。勉二之辭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

程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安溪李氏曰。剛浸長。天之命也。順乎命。則消不久矣。故君子持盈若虛。未順乎剛長之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程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

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語類一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无所臨。卻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胡氏炳文曰。彖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易于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愚按兌說也。六三為內卦之主。而當臨之時。故為以甘說臨人之象。然初九與九二皆非喜人之甘說者。故无所利。又雖陰柔不中正。而猶幸以六居二。近于剛。或能憂而改過。則可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程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臨川吳氏曰。以不正。故為媚說之態。先雖媚說而後能憂。則始雖有咎。而其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語類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龜山楊氏曰。六四初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

道也。

程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一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于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愚按坤體柔而五居中柔中與剛中相應中道行矣猶澤能潤物而澤上之地臨之不自用其潤物之力而一任澤之為之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南軒張氏曰六五知臨者豈任察以為明挾暴以為剛乎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而已舜唯能用中于民此所以為大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于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于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于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語類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于五爻謂之敦復又曰臨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臨川吳氏曰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程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語類居臨之時。一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張氏振淵曰。志在內。卽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將天下國家置在度外。雖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愚按志在內。謂志在內卦之二陽。雖非正應。而在臨卦。則以柔臨剛。以上臨下。无所不及也。

坤下
巽上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于物。則爲觀。爲觀于下。則爲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一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爲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

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一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各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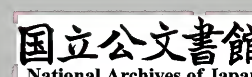
程傳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旣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旣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語類自上示下曰觀。自下

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唯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盥本為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于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于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龔氏煥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陽長之卦。主陽而言。陰長之卦。亦主陽而言。此四陰之卦。所以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梁氏寅曰。盥

而不薦。猶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于未言動之時。歐陽氏或問。未舉手以奉神明。而祭物已備。物則潔矣。手可不潔乎。潔其手。為薦計也。若終不薦。又焉用盥。然盥之時。薦之先。儼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致其潔清。使无一毫之溷濁。手之潔。即心之潔也。潔矣。可薦矣。而心專于潔。不遽汲汲于薦。以求畢其事。此即潔之直實。而為有孚也。有孚斯顯。然可仰矣。顯然。尊敬之貌。尊如尊其瞻視之尊。心不苟且也。敬如敬而无失之敬。心常主一也。所以使人可仰者。不在外而在中。孚信于中。无形无迹。而自顯。然可仰。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盥而不薦。句。總屬人君。非以有孚顯。若指在下之人。有疑其與下觀而化不合者。不知有孚顯。若已含下觀而化之義。若曰有孚顯。若是故下觀而化耳。非直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顯。若也。至于扶陽抑陰。文王之意。不必盡同于伏羲。蓋當文王與紂之時。陰長陽消。故所繫之辭。其扶陽抑陰之意居多。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程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于天下也。語類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楊氏啓新曰。順以宅心。堯舜之溫恭克讓。文王之徽柔懿恭。是也。巽以制事。通人情。酌物理。隨物付物。因時制宜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釋卦辭。

程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朱氏震曰。觀示天下之道。常如始盥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為敬順之貌。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莫不有敬順之心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

以為觀也。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語類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王氏弼曰。神。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氏澄曰。常人以言教。則有聲音。以身教。則有形迹。聖人妙天道于不測。其應捷如影響。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

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王氏畿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思有以風天下。于是制為巡狩之典。或一歲分巡。或五載蒞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遺書〕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臨川吳氏曰〕下之所觀。觀九五中正之道也。初最下。去五最遠。如未有知識之童子。而觀不能有所見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王氏申子曰〕卑下而无遠見。在凡民為可恕。在君子為可羞。

六二闚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程傳二應于五觀于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一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規之觀耳。闕規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胡氏炳文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為醜也。

程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闕規。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程傳二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無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于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順也。
語類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卻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
胡氏炳文曰：他卦三不中正。多不善。一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為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九五。唯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六三上下之間。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但觀我所為而為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唯自審其所為何如耳。
歐陽氏或問語類兩條。似不相合。當融會其說云：觀九五。果于我言聽計從否。果容我立政施教否。果使我膏澤下民否。觀九五如何。即是觀我之當否如何。而或進或退。可以自決也。
如是則與本義通塞二字。如形影相附矣。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于朝覲仕進也。

程傳觀莫明于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異體居正切近于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于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爾氏廷瑞曰九五剛明居上是有光華者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楊氏簡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愚按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必有盛德之輝光發越于國書所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六四于五最近與初之童觀二之闕觀異矣故可以觀國之光而利作王之賓賓者詩所云我有嘉賓書所云作賓于王家是也象曰尚賓言九五尚賓故六四利于賓若人君簡賢徒好臣其所教豈復為陽剛中正者乎。九五賓禮待賢則為其賓者自然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上下交而德業成國之光永无遏佚矣故其占為利也。楊氏云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此說優于程傳。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語類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程傳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否。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愚按即觀民以觀我。即孟子所謂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也。九五之德。已為君子。聖人特為占者示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于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于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於式。是其咎也。語類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上九之觀其生。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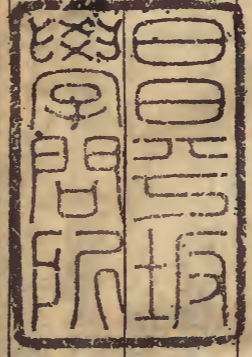
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易見卷第一



文化茂辰

